

水
滸
傳

海 上

行 印 局 書 明 文

第五才子 水滸傳 卷首

總論

施耐菴著水滸，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狀，所以責備徽宗蔡京之暴政也。然嚴於論君相，而寬以待盜賊，令讀之者，日生放辟邪侈之樂，且歸罪朝廷，以爲口實。人又何所憚而不爲盜？余故深量其著書之苦心，而又不能不深憾其讀書之流弊。後世續貂之家，冠以忠義，蓋痛惡富貴利達之士，敲骨吸髓，索人金錢，發憤而創爲此論，其言益令盜賊作護身符。余謂不可使聞鄰國，誠哉其不可使聞鄰國也！細閱金聖嘆所評，始以天下太平四字，終以天下太平四字；始以石碣放妖，終以石碣收妖，發明作者天象之所在。抬舉李逵，獨罪宋江，責其私放晁蓋，責其謀奪晁蓋，蓋其旨遠，其詞文，而余最服其終之惡夢，俾盜賊不寒而慄。天下亂臣賊子，從此有痛哭流涕之心，從此有畏罪不敢爲非之事。遇堯舜，同勉於爲君子；遇桀紂，亦不終爲小人。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！

人死饑寒者什九，死盜賊者什一；蓋人饑則死，寒則死，盜賊未必死。盜賊擄人金錢

可救死，盜賊有官爭護持，終不死；不死矣，而且小官之，大官之，孰無侯非盜，無盜不侯之說，以自解免，皆宋江作之俑也。水滸可不傳矣，水滸可不傳，而聖嘆評其文，望如評其人，非教天下以儉也，教天下以止儉之法也。余不喜閱水滸，喜閱聖嘆之評水滸，爲其終以惡夢，有功於聖人不小也。

入梁山人如此之多者，非爲盜也，將爲官也。以盜爲官，故梁山一席，如海中江瑤柱，能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朵頤固也。若秦明、關勝、呼延灼、花榮、韓滔、彭圮、董平、張清、徐寧、楊志、索超、黃信、宣贊、郝思文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凌振、龔旺、丁得孫者，皆宋朝之官，食君之祿，事君之事，乃舍官而爲盜，吾不知其心爲何心。

世固有求官不得官，未有求盜不得盜者，如李鐵牛所殺之韓伯龍，爲盜而爲盜所殺，爲眞盜而卒以假盜殺，吾甚惜之，吾甚恨之。惜之者何？惜其已投梁山，而不得與於天罡地煞之數。恨之者何？恨其未投梁山，而輒欲竄入於天罡地煞之中。憶昔啟禎朝，雅尙聲氣，一時高才之士，多出詩古文詞，以要聞譽，雖不可謂無名之心，然實至而名得，莫得而非之也。嗣則執袴家兒，剿襲時髦之字句，災梨仇棗，結社邀盟，未登范滂之堂，輒附李膺之鄰，竊恐此輩終不免爲韓伯龍，但未遇鐵牛持板斧耳。

漢代州郡有才著聞者，例得辟爲功曹掾屬，往往游歷以致公卿。宋江豪猾大俠，草澤亡賴，生當盛時，必不鬱鬱居人下，拘以名位，縻以爵祿，自不至犯上作亂而爲盜。最可異者，世人將錢買官，宋江則將錢買盜。將錢買官者，事發治以盜之罪；將錢買盜者，事發加以官之名；若論時宜，公明何其得計也。

聞之蜃之爲妖也，吐氣成雲，爲城郭，爲樓臺，爲奇花異草，爲怪獸珍禽，能令登樓游覽之士，注目而觀，延頸而望，傾耳而聽，握手而道，無其事也，不敢謂無其形，有其形也，不敢謂無其事，有詩有賦有記以表章之。余之論水滸也，亦若是而已矣。史稱淮南盜宋江，徧掠河北十郡，海州知州張叔夜擊之，令其討方臘以贖罪耳；不聞有天罡地煞之說也。一百八人，未必盡有其人，而著水滸者則既已著其人矣；一百八人，未必盡有其事，而著水滸者則既已著其事矣。既已著其人，不得謂無其人；既已著其事，不得謂無其事。且縱觀古往今來興亡治亂之際，如水滸之人之事者，如較列眉，如指諸掌，又不可勝數，則又安得不借題發論，而就事言事也哉！蘇東坡居黃侔，僚無聊，強人說鬼，夫鬼其不可見者，說之荒唐，近於子虛，近於烏有，近於亡是公，以耳語耳，猶之以警語警，徒以生人疑惑，說也不如其不說也。若水滸之人之事，譬諸

鐘磬，敲者有心，聞者有意，初不等之於海市蜃樓，幻也而答之以真，謔也而對之以莊，言之無罪，而聞之得以自戒，不猶愈於東坡之口孽也乎。

序一

原夫書契之作，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其端肇於結繩，而其盛散而爲六經。其秉簡載筆者，則皆在聖人之位，而又有其德者也。在聖人之位，則有其權；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。有其權而知其故，則得作而作，亦不得不作而作也。是故易者，導之使爲善也。禮者，防之不爲惡也。書者，縱以盡天運之變。詩者，衡以會人情之通也。故易之爲書，行也。禮之爲書，止也。書之爲書，可畏。詩之爲書，可樂也。故曰：易圓而禮方，書久而詩大。又曰：易不賞而民勸，禮不怒而民避。書爲廟外之几筵，詩爲未朝之明堂也。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，則不復爲書也。有易有書，而可以無詩也者，則不復爲詩也。有易有書有詩，而可以無禮也者，則不復爲禮也。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。知其故，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，各有其一故，而不可以或廢也。有聖人之德，而又在聖人之位，則有其權。有其權，而後作易之後，又欲作書，又欲作詩，又欲作禮，咸得奮筆而遂爲之，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。無聖人之位，則無其權。無其權而不免有作，此仲尼是也。仲尼無聖人之位，而有聖人之德。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。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，此春秋是也。顧仲尼必曰：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斯其

故何哉？知我惟春秋者，春秋一書，以天自處學易，以事繫日學書，羅列諸國學詩，揚善禁惡學禮，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，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，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，以合爲一書，則是未嘗作也。夫未嘗作者，仲尼之志也。罪我惟春秋者，古者非天子不考文，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，而後世巧言之徒，無不紛紛以作。紛紛以作既久，靡言無所不有，君讀之而旁皇於上，民讀之而惑亂於下，勢必至於拉雜燔燒，禍連六經。夫仲尼非不知者，而終不已於作，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。或問曰：然則仲尼真有罪乎？答曰：仲尼無罪也。仲尼心知其故，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，於是因史成經，不別立文，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。若曰：其舊則諸侯之書也，其新則天子之書也。取諸侯之書，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，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。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侯，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？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，非聖人而作書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也。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，非天子而作書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也。何也？非聖人而作書，其書破道；非天子而作書，其書破治；破道與治，是橫議也。橫議則烏得不燒？橫議之人，則烏得不誅？故秦人燒書之舉，非直始皇之志，亦仲尼之志。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，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，是

亦無燒書之權者也。若始皇燒書，而并燒聖經，則是雖有其權，而實無其德；實無其德，則不知其故；不知其故，斯盡燒矣。故并燒聖經者，始皇之罪也；燒書，始皇之功也。無何漢興，又大求遺書。當時在廷諸臣，以獻書進者多有，於是四方功名之士，無人不言有書。一時得書之多，反更多於未燒之日。今夫自古至今，人則知燒書之爲禍至烈，又豈知求書之爲禍之尤烈哉！燒書而天下無書，天下無書，聖人之書所以存也。求書而天下有書，天下有書，聖人之書所以亡也。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；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。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，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？明聖人之教者，其書有之；叛聖人之教者，其書亦有之。申天子之令者，其書有之；犯天子之令者，其書亦有之。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，則彼明聖人之教，與申天子之令者，猶在所不許。何則？惡其破道與治，黔首不得安也。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，犯天子之令，而亦公然自爲其書也？原其繇來，實惟上有好者，下必尤甚。父子兄弟，聚族撰著，經營既久，才思溢矣。夫應詔固須美言，自娛何所不可。刻畫魑魅，詆訕聖賢，筆墨既酣，胡可忍也。是故亂民必誅，而游俠立傳；市僧辱人，而貨殖名篇。意在窮奇極變，逞情剝心，嘔血。所謂上薄蒼天，下徹黃泉，不盡不快，不快不止也。如是者，當其初時，猶

尙私之於下，彼此傳觀而已，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。殆其既久，而上亦稍稍見之，稍稍見之，而不免喜之，不惟不之禁也，夫叛教犯令之書，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，而天下之人，豈其復有忌憚乎哉！其作者驚相告也，其讀者驚相告也，驚告之後，轉相祖述，而無有一人不作，無有一人不讀也。於是而聖人之遺經，一二篇而已；諸家之書，壞牛折軸不能載，連閣複室不能庋也。天子之教詔，土苴之而已；諸家之書，非縹緗不爲其題，非金玉不爲其籤也。積漸至於今日，禍且不可復言。民不知儉，讀諸家之書，則無不淫；民不知詐，讀諸家之書，則無不詐也；民不知亂，讀諸家之書，則無不亂也。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，其書破道，非天子而作書，其書破治者，不過憂其附會經義，示民以雜，測量治術，示民以明，示民以雜，民則難信；示民以明，民則難治。故遂斷之破道與治，是爲橫議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耳。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，極害於王治也，而且如此。若夫今日之書，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，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？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，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，而禍首罪魁，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釁。故曰燒書之禍烈，求書之禍尤烈也。燒書之禍，在并燒聖經，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，是始皇之罪。

萬世不得而原之也；求書之禍，禍在并行私書，私書行而民之於惡，乃至無所不有。此漢人之罪，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。然燒聖經，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，是則始皇之罪，猶可逭也；若行私書，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，不可復救，則是漢人之罪，終不活也。嗚呼！君子之至於斯也，聽之則不可，禁之則不能，其又將以何法治之哉？曰：吾聞之，聖人之作書也，以德；古人之作書也，以才。知聖人之作書以德，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，讀者貴乎神而明之，而不得櫛比字句，以爲從事於經學也。知古人之作書以才，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，覽者急須擻裳去之，而不得拮拾齒牙，以爲譚言之微中也。於聖人之書，而能神而明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後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，書之下作書傳，詩之下作詩傳，禮之下作禮傳，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。何也？誠愧其德之不合，而懼章句之未安，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。於諸家之書，而誠能擻裳去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後，始不肯於莊之後作廣莊，騷之後作續騷，史之後作後史，詩之後作擬詩，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。何也？誠恥其才之不逮，而徒唾沫之相襲，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。夫揚湯而不得冷，則不如且莫進薪；避影而影愈多，則不如致之勿趨也。惡人作書，而示之以聖人之德，與夫古人之才者，蓋爲游於聖門者難爲言。

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爲文，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。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；非夫人之能事，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。彼古人之才，或猶夫人之能事；猶夫人之能事，則庶幾乎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。夫古人之才也者，世不相延，人不相及。莊周有莊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馬遷有馬遷之才，杜甫有杜甫之才，降而至於施耐菴有施耐菴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才之爲言材也，凌雲蔽日之姿，其初本於破蓼分莢；於破蓼分莢之時，具有凌雲蔽日之勢；於凌雲蔽日之時，不出破蓼分莢之勢。此所謂材之說也。又才之爲言裁也，有全錦在手，無全錦在目；無全衣在目，有全衣在心；見其領，知其袖；見其襟，知其帔也。夫領則非袖，而襟則非帔；然左右相就，前後相合，離然各異，而宛然共成者，此所謂裁之說也。今天下之人，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，而不知古人用才，乃繞乎立局以後。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，而不知古人用才，乃繞乎安字以後。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，而不知古人用才，乃繞乎琢句以後。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。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，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，內未嘗經營於慘淡，隤然放筆，自以爲是；而不知彼之所爲才，實非古人之所爲才，正是無法於手。

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。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，構思以後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，此其人筆有左右，墨有正反。用左筆不安換右筆，用右筆不安換左筆，用正墨不現換反墨，用反墨不現換正墨。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。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；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。文章之聖境也。心之所不至，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神境也。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者，文章之化境也。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，則是其紙上無字，無句，無局，無思者也；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，其心頭眼底，乃窅窅有思，乃搖搖有局，乃鏗鏘有句，乃燁燁有字，是則其提筆臨紙之時，才以繞其前，才以繞其後，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。故依世人之所謂才，則是文成於易者，才子也。依古人之所謂才，則必文成於難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於易之說，則是迅疾揮掃，神氣揚揚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於難之說，則必心絕氣盡，而猶死人者，才子也。故若莊周，屈平，馬遷，杜甫，以及施耐菴，董解元之書，是皆所謂心絕氣盡，而猶死人，然後其才前後繚繞，得成一書者也。莊周，屈平，馬遷，杜甫，其妙如彼，不復具論。若夫施耐菴之書，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，而猶死人，而後其才前後繚繞，始得成書。夫而後知古人作書，真非苟且也者，而世之人，猶尚不肯審己量力，廢然歇筆，

然則其人眞不足誅，其書眞不足燒也。夫身爲庶人，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，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，條分而節解之，而反能令未作之書，不敢復作；已作之書，一旦盡廢；是則聖嘆廓清天下之功，爲更奇於秦人之火。故於其首篇，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畧如此，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，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。

序二

觀物者審名，論人者辨志，施耐菴傳宋江，而題其書曰水滸，惡之至，進之至，不與同中國也，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，乃謬加以忠義之目。嗚呼！忠義而在水滸乎哉！忠者，事上之盛節也；義者，使下之大經也；忠以事其上，義以使其下，斯宰相之材也。忠者，與人之大道也；義者，處己之善物也；忠以與乎人，義以處乎己，則聖賢之徒也。若夫耐菴所云水滸也者，王土之濱則有水，又在水外則曰滸，遠之也。遠之也者，天下之凶物，天下之所共擊也；天下之惡物，天下之所共棄也。若使忠義而在水滸，忠義爲天下之凶物惡物乎哉！且水滸有忠義，國家無忠義耶！夫君則猶是君也，臣則猶是臣也，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？此雖惡其臣之辭，而已難乎爲吾之君解也。父則猶是父也，子則猶是子也，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？此雖惡其子之辭，而已難乎爲吾

之父解也。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，斯人必有慙其君父之心，不可以不察也。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，則何爲而至於水滸者乎？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，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，其後皆敲扑剝削之餘也，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。有王者作，比而誅之，則千人亦快，萬人亦快者也。如之何而終亦倖免於宋朝之斧鑕？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，惡知不將有若十百千萬人，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？耐菴有憂之，於是奮筆作傳，題曰水滸，意若以爲之一百八人，卽得逃於及身之誅，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，君子之志也。而又妄以忠義予之，是則將爲戒者而反將爲勸耶！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鳳之目，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，剝削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，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，旣以名實牴牾，是非乖錯，至於如此之極，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，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，以爲高山景行，其心嚮往者哉！是故由耐菴之水滸言之，則如史氏之有檣杌是也。備書其外之權詐，備書其內之凶惡，所以誅前人旣死之心者，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。由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，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，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。無惡不歸朝廷，無美不歸綠林，已爲盜者，讀之而自豪；未爲盜者，讀之而爲盜也。嗚呼！名者，物之表也；志者，

人之表也。名之不辨，吾以疑其書也；志之不端，吾以疑其人也。削忠義而仍水滸者，所以存耐菴之書其事小，所以存耐菴之志其事大。雖在稗官，有當世之憂焉。後世之恭慎君子，苟能明吾之志，庶幾不易吾言矣哉。

序三

施耐菴水滸正傳七十卷，又楔子一卷，原序一篇，亦作一卷，共七十二卷。今與汝釋乃序曰：吾年十歲，方入鄉塾，隨例讀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等書，意惛如也。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，不知習此將何爲者。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，其意樂甚，殊不知其何所得樂，又不知盡天下書，常有幾許，其中皆何所言，不雷同耶！如是之事，總未能明於心！明年十一歲，身體時時有小病，病作，輒得告假出塾。吾既不好弄，大人又禁不許弄，仍以書爲消息而已。吾最初得見者，是妙法蓮華經，次之則見屈子離騷，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，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，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。離騷苦多生字，好之而不甚解，記其一句兩句，吟唱而已。法華經、史記解處爲多，然而膽未堅剛，終亦不能常讀；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，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。吾每見今世之父兄，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，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，此皆大錯。夫兒子

十歲，神智生矣，不縱其讀一切書，且有他好，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，是驅之與婢僕爲伍也。汝昔五歲時，吾卽容汝出坐一隅，今年始十歲，便以此書相授者，非過有所寵愛，或者教汝之道，當如是也。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，吾實何曾得見一書，心知其然，則有之耳。然就今思之，誠不謬矣。天下之文章，無有出水滸右者，天下之格物君子，無有出施耐菴先生右者。學者誠能澄懷格物，發皇文章，豈不一代文物之林。然但能善讀水滸，而其爲人已綽綽有餘也。水滸所敘，敘一百八人，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氣質，人有其形狀，人有其聲口。夫以一手而畫數面，則將有兄弟之形；一口而吹數聲，斯不免再映也。施耐菴以一心所運，而一百八人，各自入妙者，無他，十年格物，而一朝格物，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，固不以爲難也。格物亦有法，汝應知之。格物之法，以忠恕爲門。何謂忠？天下因緣生法，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，天下自然無法不忠。火亦忠，眼亦忠，故吾之見忠，鐘忠，耳忠，故聞無不忠。吾旣忠，則人亦忠，盜賊亦忠，犬鼠亦忠，盜賊犬鼠無不忠者，所謂恕也。夫然後格。夫然後能盡人之性，而可以贊化育，參天地。今世之人，吾知之，是先不知因緣生法，不知因緣生法，則不知忠，不知忠，烏知恕哉。是人生二子，而不能自解也。

謂其妻曰眉猶眉也，目猶目也，鼻猶鼻，口猶口；而大兒非小兒，小兒非大兒者何故？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。夫不知子問之妻，夫妻因緣是生其子，天下之忠，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；天下之忠，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；審知其理，而觀天下人之面，察天下夫妻之事，彼萬面不同，豈不甚宜哉！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；因緣生法，裁世界之刀尺也。施耐菴左手握如是斗斛，右手持如是刀尺，而僅乃敘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，是猶小試其端也。若其文章，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，又何異哉！吾既喜讀水滸，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，吾日夜手鈔，謬自評釋，歷四五六七八月，而其事方竣，即今此本是已。如此者，非吾有讀水滸之法，若水滸固自爲讀一切書之法矣。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，史記之文雄奇，始亦以之爲然；至是忽啞然其笑，古今之人，以警語警，真可謂一無所知，徒令小兒腸痛耳。莊生之文，何嘗放浪？史記之文，何嘗雄奇？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，而徒見其忽言化魚，忽言解牛，尋之不得其端，則以爲放浪；徒見史記所記，皆劉項爭鬥之事；其他，又不出於殺人報仇，捐金重義爲多，則以爲雄奇也。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，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，史記之文亦精嚴，不寧惟是而已，蓋天下之書，誠欲藏之